

<<穿手工鞋的女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穿手工鞋的女人>>

13位ISBN编号：9787513306645

10位ISBN编号：7513306648

出版时间：2012-5-31

出版时间：新星出版社

作者：(美)阿德丽安娜·翠吉亚尼

页数：381

字数：234000

译者：董雁南,陈慧婕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穿手工鞋的女人>>

### 内容概要

33岁的剩女瓦伦蒂，是纽约格林威治村安爵里尼手工订制婚鞋店的一个小鞋匠。瓦伦蒂是安爵里尼家族的第四代意裔美籍人，这家鞋店也是由她外婆经营的家族生意。规模不大，却传承着意大利人优质的手工制鞋传统。

一封银行的催款信打破了瓦伦蒂平静的生活。一年三千双鞋的弱小生产能力让这个百年老店在工业化量产时代岌岌可危。

外婆年事已高，无力扭转乾坤。  
要么卖掉祖屋，结束鞋店；要么拼死一搏，为鞋店找到新的发展方向。  
瓦伦蒂决心捍卫自己的梦想——参加百货公司举行的设计大赛，为家族制鞋赢得圣诞橱窗的展示机会。  
可家族里并没有人看好她的冒险之举。

在瓦伦蒂心力交瘁之际，外婆带着她来到意大利托斯卡纳——他们家族生意最初开始的地方。  
意大利之旅是否能带给瓦伦蒂设计的灵感？  
她能赢得比赛吗？  
这家手工鞋店会在格林威治村消失吗？

## <<穿手工鞋的女人>>

### 作者简介

阿德丽安娜·翠吉亚尼 (Adriana Trigiani)

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南部的意大利移民家庭，擅长写作与艺术时尚相关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她当过鞋匠的外祖父。

除本书外，作者还著有大石峡系列 (Big Stone Gap)、《露西亚，露西亚》 (Lucia, Lucia)、《大时代女王》 (The Queen of the Big Time) 和《洛可可》 (Rococo) 等畅销小说。

翠吉亚尼的作品畅销全球百万册，除小说创作外，她也是剧作家、电视编剧和纪录片导演，现与丈夫及女儿住在纽约。

<<穿手工鞋的女人>>

书籍目录

大颈镇的伦纳德宴会馆  
派瑞街一六六号  
格林威治村  
格拉梅西公园  
森林小丘  
卡莱尔酒店  
苏荷区  
莫特街  
哈德逊河  
阿莱佐  
阿尔吉透湖  
卡普里岛  
科斯坦索制鞋店  
五十八街和第五街口

## &lt;&lt;穿手工鞋的女人&gt;&gt;

## 章节摘录

大颈镇的伦纳德宴会馆 我不是个漂亮妞。

我是个平淡无奇的女孩子，因为在诸多姐妹中我既不是最漂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奇怪的是，却被冠以了一个“搞笑女”的名号。这个名号让我沮丧不已，我甚至暗想，大概这个标签会黏住我一辈子了。

有时我会突发奇想，如果一定要为自己选一个可以终了此生的地方，那就非大颈镇伦纳德宴会馆的女士休息室莫属了。

这里的镜子真是个神奇的道具，在立体三面镜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起来，我都是玲珑有致。这种奇特的感受会让我忍不住地念想着情愿溺死在这里：在吊灯金色光芒的笼罩下，倾斜的镜面与蓝色大理石台面的闪烁光泽相映成辉，每次我都会轻叹，是怎样的玄奥才能创造出这般神奇的光学效果啊。

此时此刻，镜子里的我简直就像是一根纤细、修长的淡粉色调酒棒，妙极了。

细数下来，除去当伴娘和花童的三次，这是我第八次在伦纳德担任婚宴招待了。

这个宴会馆全名是“伦纳德的甜蜜人生”，是我们家族在长岛最钟爱的婚礼举办地。我认识的每个人，至少和我有亲戚关系的，都在这个地方结婚。

我和姐妹们第一次当花童，是在1984年表姐玛丽·特雷莎的婚礼上。

那次的婚礼，看似是一对伉俪交换神圣誓约的仪式，实际却更像是一场盛大的走秀。

有些滑稽的是，台上的伴郎伴娘居然比台下的宾客还要多，并且每个都盛装打扮，配上会馆里华丽的场地布置和绚丽的舞台灯光，让新娘成了众星捧月的明星，新郎却像个陪衬样的招待员。

表姐玛丽自诩为意裔美籍的皇族，因此特意安排了两列“哥伦布骑士团”，他们夹道护卫在威尼斯星光宴会厅的入口。

这些骑士身穿大礼服，系着红色腰带，披戴黑色斗篷和缀饰着鸚鸟羽毛的三角帽，看上去很有王室风范。

当《没人比你更行》的乐曲奏响，我还排在其他的花童后面准备进场，可是骑士们突然一起高举起剑交叉成剑门，我马上吓得转头就跑。

当然，费恩姑姑把我抓了回来，硬推回花童的行列里。

我只好闭上眼睛，抓紧手上的花束，如逃命般冲过一长道剑门。

虽然那天尖锐的剑使我害怕，我还是被伦纳德宴会馆迷住了。

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意大利式的正式婚礼。

那个时刻，我祈祷能快点长大，然后像妈妈和她的朋友们那样，全身上下打点得珠光宝气，优雅地手执酒杯喝下“哈维撞墙”——在九岁的我看来，伦纳德真是有格调极了。

尽管开车自北方大道上望去，它像是一间矗立在法国蔚蓝海岸的高大白色赌场，但在我眼里，伦纳德就是神奇魔幻之屋。

“甜蜜人生”主题的体验，从你驶入它的大门那一刻开始。

那宽敞的圆弧形车道简直就是简·奥斯汀笔下潘柏丽庄园的翻版，当然，它也有奈曼马库斯百货公司那种代客泊车柜台，就设在矮丘购物中心外面。

这就是伦纳德的独特之处了：不管往哪个角度看，都会让你想起曾经去过的高雅地方。

两层楼高的观景窗，使人想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阶梯式喷泉，如同罗马的特拉维许愿池。

如果不是看到后头四九五号州际公路上驰骋的车辆，你会真以为自己置身于罗马市区。

伦纳德的庭园造景技术堪称园艺修剪一绝。

有修剪成长方形的黄杨木丛；有紫杉矮篱和椭圆的水蜡树围篱，山桃则被修成甜筒的模样。

精心修剪的树丛下铺着光亮的鹅卵石，与会馆里海鲜吧上耸立的冰雕相得益彰。

会馆外的灯光会让人想到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大道，当然那里远没有伦纳德这般雅致，隐藏式灯光让整个宴会馆微微闪烁。

正门两侧有修剪成新月形的树丛，底下的圆形灌木丛中又蹦出一朵朵天堂鸟，看起来就像是插在鸡尾酒上的小伞。

## &lt;&lt;穿手工鞋的女人&gt;&gt;

今天是我妹妹杰奎琳结婚的日子。趁着乐队演奏《烧了这房子》，我才跑到女士休息室来喘口气。一整天下来，此刻才得以享受一下独处。真是漫长的一天。我甚至觉得整个家族的压力，全部压在我的颈椎上。等我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要逃到市政厅去，来一场简单的婚礼就好。我的骨头再也承受不住另一场龙卡利家族的豪华婚礼啦。尽管我会想念这里的啤酒虾和法式肉酱，不过自己的性命更要紧。这几个月筹备妹妹的婚礼，我几乎要患上胃溃疡。在仪式开始后，右眼皮更是不时抽动。不得已，只得在婚礼弥撒后，从表妹吉蒂·卡尔泽蒂的小孩手里，偷来专给婴儿长牙时咬的冰凍塑料环敷在眼睛上，才得以舒缓。尽管自己被搞得神经紧绷，今天还是美好的一天，我真的替小妹感到开心。我仍记得她出生那天，我捧着她的头，就像捧着一朵卡波迪蒙特玫瑰。

我拎起镶满亮片的马汀尼杯型晚宴包（新娘在婚礼派对上给的礼物），对着镜子喃喃自语：“我要感谢布鲁克林的克莱因菲尔德婚纱公司，他们用完美的无肩带礼服打败了王薇薇。我还要感谢调整型内衣天才史班克斯，将我这梨形身材变成一只冲浪板。”我贴近镜子检查牙齿，一场正式的意式婚宴，一定会有洒满荷兰芹末的烤蛤蜊，你知道，吃了那些东西的牙齿会是什么样子。

新娘最好朋友的小姑，南茜·迪诺娅，半价优惠给我画的专业彩妆，却真的很持久。今天早上八点左右上的妆，到现在晚宴时分，都还宛如新妆。我姐姐苔丝说：“是蜜粉的关系。要有蕾克蕾的甜蕉蜜粉。”她真的有资格说这话。生过两次小孩，她的脸仍旧清爽无暇，有照片为证。

今天早晨，在爸妈位于森林小丘的都铎式房子里，我和姐妹们，还有妈妈，拿着折叠椅，整齐地排坐在妈妈卧室内的那面古董镜前，一整排看过去全是漂亮女孩。

“看看我们，”妈妈像只乌龟般，把头骄傲地抬得老高，“看起来就像姐妹一样。”我故意只看着镜中的姐妹们回应她：“我们本来就是姐妹啊。”妈妈顿时一脸受伤的模样。

“而你呢……你是我们才十几岁的年轻妈妈。”“别那么夸张”，我那依着好父亲“麦可”之名被取名为“麦姬琳娜”的六十一岁妈妈（大家都叫我妈“麦姬”），得意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心型脸蛋、分得老开的褐色眼睛和涂着红砖色唇蜜的双唇。我妈是我所知唯一会画好妆才去见彩妆师的女人。

龙卡利姐妹们，除去大哥艾尔弗雷德（也叫皮尔）和爸爸（叫道驰），可以组成一个彻夜不眠的女孩俱乐部了。我们是无话不谈的闺蜜，只有两件事不提：各自的银行存款和性生活。家族传统、各种秘密，还有妈妈的直发棒，这三样东西将我们紧紧系在一起。我们这种亲密的关系从小就牢牢建立了。老妈时常会搞一些“只有我们女生”的郊游活动，要么就是带我们去纽约州立大学的时尚设计学院，要么去看奈蒂·罗森斯坦的回顾展，还有我们生平第一次看的百老汇歌舞剧《晚安，妈妈》。

我们是用老妈观剧用的高雅望远镜来看剧中的世界的。那时她会一边催着我们从戏院出来，一边不住地说：“谁知道她最后会自杀？”深怕这场戏让我们从此蒙上阴影。每年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她还会带我们到广场大饭店的广场宫来一场假日午茶。

## &lt;&lt;穿手工鞋的女人&gt;&gt;

在吃了一堆涂满浓缩鲜奶油跟覆盆子果酱的香软司康饼后，老妈会和我们一起穿着姐妹装在艾萝伊斯的画像下照相。

当露萨莉·席诺瑞莉·恰尔杜洛提着大皮箱开始到处卖矿物粉末化妆品时，猜猜老妈找谁去当模特儿跟着一起到处跑？

苔丝（干性肌肤）、我（油性）跟杰奎琳（敏感性）。

当时老妈虽然已经五十三岁，但还自己充当三十来岁、轻熟龄肌肤的模特儿。

“所有的艺术家都是从空白的画布开始作画”，南茜·迪诺娅说完后便宣布开工，开始在我的前额涂上奇瑞尔早餐谷片颜色的粉饼。

我几乎要脱口说出：“会自称‘艺术家’的，通常都不是。”

“不过想想，何苦跟一个手握着工具、两下下就能把你画成雪儿在复出巡回演唱会上那种造型的女人争吵呢？”

她拿海绵拍打我脸颊时，我仍不作声。

“大鼻子要消失喽……”南茜满口薄荷味，又刻意在我鼻梁上不停地扑按粉底，那种感觉，跟当年圣殇教会在野战医院服务的玛丽·约瑟夫修女用冰袋使劲压在我头上的感觉一模一样。

那次是我在上七年级的体育课时，不幸被平飞球打到。

修女说她一辈子没看过谁的头上流出这么多血来。

不过我想，她后来在越南当医疗人员时应该就看到了。

“南茜·讨人厌（Nancy DeAnnoying）”。

“退后一步端详我的脸，一副建筑师模样。”

“鼻子不见了。”

现在我可以整顿你这张脸了。”

“我闭上眼睛假装冥思，看南茜会不会知道要收敛，别这样再拿我的五官做文章。”

她拿一支小刷子浸到冰水里，在一个黑黑的栗褐色块上转呀转，然后刷到我眉上，刺痛得很。

我没几根眉毛，因为我是看着麦当娜长大的，只要她拔眉毛，我就跟着拔，现在可尝到苦果了。

我的脸又冷又画满了颜色。

直到南茜终于拿起一支卡布其刷，沾满蜜粉，然后在我脸上小圈小圈地上粉，就像是安德烈提洗车场最后给车上蜡那样。

待她完工，我就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狗，有着眼泪汪汪的大眼睛，却没有鼻子。

我又到休息室来补口红，因为我在婚宴上一样照吃不误。

为了套进这身礼服，我可是节食了好几个礼拜，现在就算喝上一轮红粉佳人，并且拦下所有侍者盘中的餐前小点，应该也不为过；还有奶酪卷，被我吃到桌上的转盘有一盘都被掏空了一个洞。

我是不担心啦，待会儿只要好好跳支长版的电动滑行舞，就可以把这些食物都消化掉了。

我从包包里摸出口红，补满唇线间已经褪色的部分。

没有比只剩下唇线的嘴唇更恐怖的了，活像吸盘状的紫色刺青。

我们姐妹从小不是玩新娘家家酒，就是玩筹备自己丧礼的游戏。

不是我爸妈有病，也不是我们家发生过什么特别恐怖的事，而是因为我们是意大利人。

顺理成章，龙卡利家族的定律便是一报还一报：每一份快乐，总有个相对应的悲伤。

年轻人有婚礼，而丧礼就是老年人的婚礼。

而我也学到，这两者都需要长期计划。

……



## <<穿手工鞋的女人>>

### 编辑推荐

时尚小说女教主 作品畅销全球百万册 作者被誉为新一代“简·奥斯汀”，此书系作者的代表作 纽约时报 出版人周刊 排行榜TOP10 无财无貌的笨女孩 在家族企业风雨飘摇之极力挽狂澜 打不倒的搞笑女 用尽爱 一针一线 缝制属于她的灿烂骄阳



<<穿手工鞋的女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